第二十七卷

世系部十八

尚論三

阮稽劉畢阮　夏侯湛潘岳潘尼

王導　二陸制　王導

王羲之制　謝安　卞壼碑

前趙淵聰曜附五胡　前燕慕容氏　五柳先生傳

謝靈運　梁朝總論　前秦符氏

狄仁傑　周子諒　唐高宗

賀知章碑　顏魯公記　李白碑

南霽雲碑　陽武碣　何蕃
柳宗元誌　裴度　韓愈
裴樞

卷二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十八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不靡通理有总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

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
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
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
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
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
優賢巖水澄舉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稽
叔夜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
罇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鍜竈而不廻登廣武而
效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
効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盡

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晩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
其遺事附於篇云

夏侯湛潘岳潘尼

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
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
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
之士衡賈論政範原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辭貫人靈之
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
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
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門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駿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茲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旣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杞夏時無思晉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世矣茂弘策名

拔萃叶情交好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内侮憑天色而狠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謨竟剪吞沙之寇赤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口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葢其宜矣恬珣踵死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

壐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導在江左爲一時倫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
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
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
止也石勒冦襄陽人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
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
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乎
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
巳復誅當加戮尸汚宫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塟之敦

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
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
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

陸機陸雲制　唐太宗

古人云唯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實荆衡之
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鑑澄爽神情俊
邁文藻弘麗獨步一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
朗月之懸光疊意廻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
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
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

祖考重光□□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義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
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
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志將
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
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
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
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蘭慾而桂親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巳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戒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貫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巳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卞壼廟碑　明劉三吾

公諱壼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眕曰盱當晉室圭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二子眕盱悉以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絶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

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毫毛
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郄鑒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
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
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
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
幸也負劒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
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
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
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
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囬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

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逈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

東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寃伸其餓隸也則餓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謝安　　　　　　唐張　拭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鋭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不已奪其心乎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

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郤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郤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内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

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
人物傑出者哉

五栁先生傳 并賛　　陶　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栁樹因以為
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
輙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
置酒而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
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巳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前趙劉淵聰曜 五胡附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
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
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五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
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況元
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
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
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
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
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
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

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弁仁義而盜之
者焉僞士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闢河開
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弃弘遠
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謇佞人方轡並
后載馳閹豎類於囬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
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紛
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 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
宮室咸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洒血若乃上古敦龐不
親其子功成高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
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秉時興

兵誓野㧑焚旣隕可以絶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
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章於山陽之舘故知黔首
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
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賔
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
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
以災氣戚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
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
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
忠高旌甍偃和苞獻直鄷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自絶强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何不支之甚也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牝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漸雄據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珉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螯

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
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匪圭之節俟國泰
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欵哉然其制敵多
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
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
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
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巳
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捲甲建旆齊征
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
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贍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保錄猶將席捲京洛肆其蟻聚之徒窂劉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洞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熅亂

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絶忠貞之路讒
人襲交亂之風輕隣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
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乍交白溝淪境衝輣暫擬紫陌
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
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秦苻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黽
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
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秉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
志畜關右禍生藁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

思歸之衆拔山西之隙據億大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
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憯虐禀
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
木之休徵尅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
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
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
略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
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
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愎
諫違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憖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
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
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鑾禹穴駐蹕疑山
疏爵以侯楚材築臺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
害盈雖矜涿野之强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侯間狡
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祉遷於他族
身首釁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
哉符丕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
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謝靈運　梁沈約

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
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
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斯文不覩禀氣懷靈理無或異然
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
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詞潤金石
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
之徒異軌同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

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艶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
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則
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
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
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
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
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
於柱下愽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封暨

乎義熈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
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
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
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
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
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
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
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
陸謝顔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
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帝梁朝總論　　唐魏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慱物允文允
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覊之度屬昏凶四虐天倫
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
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
略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

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
教盛餙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
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
焉末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
樸慕名好是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
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餙智以驚愚且心未
遺榮虛厠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
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
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
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慼

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
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衆開門揖寇棄好即仇釁起蕭
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殲鋒鏑之下老
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
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
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
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
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東思之
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

辰載離多難桀逆搆扇巨猾滔天始似羑里之拘終類
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国步初屯兵纏魏闕
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
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劒嘗膽枕戈泣血躬先
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内懷觖望坐觀時變以
爲身幸不念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
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
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
顧慓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
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

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戒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巳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唐高宗　　劉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燀燎原之焰郡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巳求可汗之援卑詞答

李密之書决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
謳謠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
軸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寛平不責高
皇之慢駡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
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孽幸得以掇蜂
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
集申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
王業殆哉

狄仁傑　宋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於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緣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

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戶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勑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而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

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乗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譖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冦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鎭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餽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冦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猒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宫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嬌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傒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
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
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
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
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
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
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
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
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溥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沂師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

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
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
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
火李寒如氷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
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
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
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嗚
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周子諒　　　　　　　　　　　　唐柳子厚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數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在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之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殁不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李白碑　　唐范傳正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
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
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陞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於
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論當
世務草答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
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得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
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
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
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

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時又以公及賀監等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乘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不自得也晚遊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

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賀知章碑　　明沈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意必有異人宮焉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湾披草萊得斷碑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爲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剡川西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與語數日請歸歸又夢爲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甚適覺而嘆曰叔敖其敗予哉未幾王召爲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于生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敖眞敗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失賀監夢遊帝胡華子夢漁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爲楚官則不寤至執珪然後去悔亦晚矣若賀監一夢帝居卽寤卽托焉以歸卽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既多矣

顏魯公祠記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

備閲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既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入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晩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南霽雲碑序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絶凶戚厥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
公天與傑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與詞
欝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
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
誓鳩武旅以遏橫壞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
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
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

之臣廢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雎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蹤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洴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憒無衣之賊身離楚野徒傷

帯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爕之嘆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壟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闢於周典徽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忠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

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務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惟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

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
夫後七年廷爭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意遷爲國子司
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道州刺
史太學生魯郡李賢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
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伏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巳巳
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
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
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
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
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醼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歳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議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擬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

何蕃 太學生　　唐韓愈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歳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歳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歳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

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
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
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埜死者之無歸哀其
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
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
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啓蕃蕃正色叱之
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
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
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藩與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柳宗元誌　　唐韓　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巳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嘗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氾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
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
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
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
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
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
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裴度　　劉昫

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

皇帝志攄夙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兇醜誓以身殉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夌遲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開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刺刀已揕胷苟非死

義之臣孰肯横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袵之嘆宣聖奬賢之深

韓愈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餙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儒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栁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衮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代冠其可尚也

裴樞 朱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刼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
旨以幸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
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
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
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惜流品
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
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
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咈全忠之
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
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

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刼遷端委而受刼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如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之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勿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